

環溪漫集

卷之七



環溪漫集卷之七

論

季札

雲間沈愷



春秋禮義不明天下無全人久矣余求奇士于其時得一人焉曰季札者觀其解劔懸墓不以死背其心壘子贏博不以恩掩其志殆不可以春秋之人而春秋之矣惜其讓國一事未知義焉或者乃謂其才近伯夷則尤可議焉蓋諸樊餘祭夷昧之允

庸非賢如伯夷可以當國而况吳之屬望于季子者甚重又非伯夷無繫于孤竹君之重輕故吳之為諸君者皆輕死為勇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于予身以致國季子無何諸君相繼而沒是固天奪諸君之魄假季子以全吳也嗚呼季子者吳所持以存亡者也無季子是無吳也方是時社稷重而嫡庶之分輕殆不可重違天以自悞也千金與盈尺之璧孰重人

必曰璧重函璧之橫與千金孰重必曰千金重璧固有重于千金矣以橫而敵千金不可也名分有重于祿位者而社稷亦有時而重於名分者與其徇分而無利于吳孰與姑行權以大先人之業以啓無窮之基乃計不出此顧剪剪拘拘惟庶長之分限及光刺僚而必以位讓至此亦可摧通矣而果于不居是故事有重于殺身比于不得不剖心事有重于去國微子不得不

存宗祀甚矣季子之固也向使季子之地而伯夷居之必不窮死矣必不入首陽矣夫惟有叔齊之賢又有父命之尊則不可以為季子者為之矣或者又曰昔者子西不敢代昭王而避楚目夷不敢代襄公而避宋二公皆不失為令名而何季子之罪為噫昭王之賢不亞于子西而襄公之才又非目夷可及夫以國讓人而不失為賢猶居其國也故楚昭宋襄皆得並列五伯

而取美諸侯是則季子不但不能伯夷又當在子西目夷之下故春秋賢者不書名書季札來聘者何甚之之辭也管蔡皆同

而曰周公誅管蔡周公之下管蔡亦同

天下有不得不宥之恩有不得不可行之法恩也者一家之私可以情言也法也者天下之共不可以情言也故恩者仁之施法者義之立可以恩而不以恩是拂天下之仁可以法而不以法是廢天下之義均之

謂叛道象之于管蔡浚井焚廩之惡流言
四國之凶其罪一也然象不臣于虞而管
蔡則臣于周不臣于虞而不咸于家是得
罪于兄弟而非得罪于天下也得罪于兄
弟罪之可也宥之亦可也是舜得以全象
而富貴之矣至于周公之于管蔡兄弟均
仕于周管蔡則貳周而徇商焉管蔡者周
之叛臣也周之罪人也周公之誅管蔡非
周公誅之周誅之也周不得不誅叛臣而

謂周公之誅兄弟可乎記曰門內之政恩
掩義也門外之政義斷恩也是舜之封弟
非徇愛焉而不能行周公之法也蓋門內
之政可以恩言也待兄弟之情不得不寬
也周公之誅其兄者非残忍焉而不能施
舜之仁也蓋門外之政可以義限也持朝
廷之法不得不嚴也是其封也求通夫仁
而其誅也將合乎義舜豈得有私其弟而
周公抑豈有仇其兄哉向使象而三苗也

而共鯨也即咸于家而得罪于國舜惡得而赦之耶舜赦之天下不殺之耶幸而舜不遇其管蔡耳有管蔡焉必不能全之矣向使管蔡不仕於周而罪止于不友而若虞之象焉則浚井焚廩之惡特闕瞿之小嫌耳周公將垂涕泣而道之矣敢操刃以殺之耶而况毛翟卬聃與夫知婁須句亦膺爵土之封而獨斬一管蔡耶周公之心舜之心也不幸而不遇其象耳使有象焉

將裂土以封之矣我是以知聖人之心非求異於迹也將同於心故不得苟同于迹也務道之同而不能無少異也故曰道同

則心同

曾子父子

為天守名分者聖賢也為名分守道者亦聖賢也道也者父之所以傳之於子而子之所以有之於父者也何至于相反而不相若耶曰謂道而相反以人而廢天者也

夫自道而言聖賢此道也途人亦此道也
豈惟父子然途人亦然聖人之於途人一
而已矣而况父之於子庸有睽乎其不同
者則自其所造者言之耳父不得傳之於
子子亦不得有之於父者也謂父可以傳
之于子堯將聖其子矣丹朱何為者哉謂
子可以有之于父舜將聖其父矣瞽瞍何
為者哉大抵天下之聖賢不係于性生亦
為之而已矣苟係于性生其初也敏將終
為之而已矣苟係于性生其初也敏將終

敏焉而已乎其初也魯將終魯焉而已乎
必不然矣點之狂天下之所謂敏者也參
之魯天下之所謂不敏者也故自其初而
言造道莫速于敏點其一日而同孔子無
難也造道莫鈍于魯參其終身而幾于孔
子不易也是則點之為參也易參之為點
也難夫何其終也點也竟于狂參則不囿
于魯點欲為參而不可得參欲為點而不
敢矣是非敏之誤夫點魯之相夫參也點

恃其敏參憂其魯也昔者熊渠子夜行見
寢石以為伏虎援弓而射之飲金沒羽人
告之曰此石也非虎也既而射之矢躍弗
入惟其視石為虎有懼心也故飲金沒羽
惟其視虎為石有怠心也故矢躍不入然
則點之狂其視道也易以虎為石之怠心
也參之魯其望道也難以石為虎之懼心
也惟其有怠心故自畫而不能為故少而
是點也壯而是點也老而是點也狂其止

于狂矣惟其有懼心故自奮而必欲為始
而一參也終而又一參也魯其止於魯乎
故點也吾見其日損參也吾見其日益日
損則行不掩言之點即前日浴沂舞雩之
點蓋日囿于狂而不自知也日益則今日
一貫之參又非前日三省之參矣蓋日幾
于孔而亦不自知也此父子日與之俱而
日與之睽也是非參之反乎其父也點自
反其道也自反其道雖欲同于子不可得

已參豈不欲同于父哉務道之異故不得
苟同於父也我是以知始也幸其父而悲
其子終也悲其父而幸其子此以終言而
非論其初也何使點也不恃其敏吾恐春
風沂水之化所造不止于點點其孔矣參
也自限于魯將求為點而不可得而况幾
于孔哉故曰道非立異于人也自夫造道
者異之耳然則學孔者將為參之魯乎將
為點之狂乎

下與智伯

愚嘗讀史傳宣公二年晉侵鄭楚閉棧救
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以
待晉師趙盾曰彼汰侈于楚殆必斃矣姑
益其疾乃退師自怯于是楚驕而若敖氏
滅於平三晉之滅智伯不幸類是盖天下
之禍不生于逆而生于順順非逆也恃其
順而莫之省且憂則日趨于禍而不自知
故君子曰滅智伯者三晉也自滅者智伯

也何者智伯之賢于人者五美鬚長大則
賢射御足力則賢技藝畢給則賢巧文辨
慧則賢強毅果敢則賢挾五賢以陵人其
目中已無韓魏趙久矣驕心固而未稔譬
之荆棘其為惡木性也未有雨露沃之則
其毒也未稔及夫藍臺之燕戲康子侮段
規辱人之君相而不見報則智伯志盈氣
滿殆非前日之智瑤矣至于請地于韓康
子與之地是一智伯也又請地于魏桓子

與之地又一智伯也投之所向無不如意
順愈至而驕愈固驕愈固而敵愈多以忘
備之智伯遇懼敵之三晉則智伯有國而
無國也三晉無兵而有兵也其成其敗未
戰而君子預知之矣夫何智伯者陷于死
亡而不自知請地于趙一不如意顧乃忿
不思難遂率韓魏之兵以攻之當其時憑
陵天下卑視諸侯自謂五賢于人可恃以
無恐其視韓魏猶前日畏已之韓魏耳驅

而兵之其奚不行而不知樹天下之怨者
惟其重已而輕人也惟其重已而輕人則
所在皆敵其發也必至于忿戾致毒而不
可解智伯今茲犯矣其庸免乎卒之韓魏
趙合而為一率然在山壅渠在原連兵競
進變出不圖而智伯之族殘矣反而觀之
則前日之順我者福耶禍耶韓魏與之以
順而智伯不觀之以逆殆非韓魏之能誤
智伯抑智伯不能察韓魏耳向使其知而

悟悟而省去驕為懼未必不延智氏之族
何計不出此而遂至急趙以自滅哉春秋
書曰梁亡梁自亡也愚謂智伯之滅也良
然

魯仲連

魏王以秦兵攻趙且暮且下恐禍將及已
使將軍新垣衍說趙欲尊秦為帝以却其
兵魯仲連往見衍曰夫秦棄禮義而尚首
功之國也彼將肆然為帝則連有蹈東海

而死爾不願為之臣也愚生嘆曰義哉連
乎其存君臣之防者乎或者曰連非仇秦
也以封魏也秦魏不兩立秦幸而帝則魏
也臣魏不幸而臣則秦也帝為是說者私
一魏焉爾或者又曰由今觀秦六國皆其
隣也秦一旦而帝由帝觀秦六國皆其臣
也數百年兄弟之國遽然負黃屋相率而
北面之甘心乎為是說者又私一六國焉
耳非知連之心者也然則連曷為弗帝秦

不成其為帝也不成其為帝者何夫有所
受而為帝也夫既有所受而又有所為帝
是嫌于二尊也吳楚僭號經不書堊土無
二王也忽繫之鄭突不書國國無二君也
是故有所尊必有非所尊而尊者當其時
天下有秦而已周何以尊周之弱秦之強
論其勢也以分言周雖弱猶天子也秦雖
強猶夫臣也使臣而聽其為帝則周不得
以臣秦秦反得以臣周矣此連之所以坊

秦也坊秦之為帝正以使周之帝得以終
焉耳此連之心也或者又曰連之見是矣
秦竟不免於帝周亦不能禁其為帝如之
何曰不肯帝秦者以天而論者也秦之自
為帝者以人而廢天者也周至赧王其勢
岌岌乎殆哉譬之病羸之人奄奄氣息僅
存一綫之脈其不死者有千萬而一耳雖
有扁盧庸生哉連乎是時亦惟存大義而
已矣其帝不帝則付之勢焉耳謂秦連何

故春秋伸道不伸和榮義不榮利正已以
無恤于人連其歸矣不然人情莫不欲富
也何與之金則辭人情莫不欲貴也何與
之爵則遜是非遜富貴也恐無以用其富
貴耳其心若曰六國之君夫既不可與居
吾惟有周焉耳周又不幸而弱且頽吾無
望矣而猶弗之去吾恐天下之勢日之於
秦吾固弗縱之為帝秦獨不自為帝乎秦
而帝然後去亦晚矣此連之所以去也我

是以知始而拒衍也固知秦之不可與帝
及去而之海上也又知周之終不能禁其
為帝其出也以周其去也以周連之心微
矣哉故曰天下士又下而德且賤吾無

貴耳

蘇秦曰六國之謀不固

世之論秦者以秦之為從合異為同聯踈
為親其事甚竒或又曰秦相六國身佩六
國之安危其從衡之策必欲速秦而斃之
秦之謀忠矣乎噫以其謀為竒者固未知

秦以其謀為忠者尤非知秦者也有天下
之大機有一人之私忿惟有一天下之大機
因其機而誘之者其言易入惟有一人之
私忿激于中而後起者殆非忠於謀國者
是故趙有溺愛少子之機故左師觸龍得
以售黑衣補玉宮之說是故言不勞而事
集析公不得於楚遂歸事晉而撓角之役
楚師霄遁析公誠非為晉謀也靈公不用
以激之也然則乘其機而後合者勢不得

不合激于中而後起者有所為而為之秦
之合從之策不幸類是愚嘗讀戰國策至
秦相六國時秦人并吞之勢已成六國之
君皆吞聲下氣以頌臣妾之未聞有操一
刃畫一策與之抗者當其時二之則力寡
而難支合之則衆集而易敵為目前紆難
之計舍合從無策矣昔人有言順風而呼
聲不加疾而聞者衆登立而招臂不加長
而見者遠惟其合從之勢成故鷄口牛後

之說易售而六國亦不旋踵以合于一故
綱目書燕趙韓魏齊楚合從以擯秦以蘇
秦為約長并相六國則若六國之人自合
從而不言秦者亦以示當時之勢不得不
合况其下又書從約皆解亦以示當時之
勢不得不離其合其離皆係六國而不係
秦則其謀不得謂之奇矣而或者乃謂其
忠于六國則尤惑焉秦始皇始以帝業
誘秦秦不用遂去而相六國然其所以事

六國者非其情也秦之激也使秦能用秦
未必不以今日之攻秦者而并六國惟其
不能用卒以前日之并六國者而攻秦用
我也吾臣之不用吾也吾仇之秦一也前
後若二人然要其心不過獵一時之富貴
以便其身圖曷嘗一日為六國謀哉是故
由前而觀謂秦之謀之奇者固不可由後
而觀謂秦之謀之忠者亦不可而秦亦不
得有辭于天下矣然則為六國計者柰何

曰如孟子之言行王政而王如湯如文者
雖一國可也彼六國何為哉惜乎當時之
君好畫龍而不好真龍而孟子之道窮

藺相如

古之人敢於侮人之國未嘗侮其國之人
人亦知所以自重其國而後能不自遺其
侮故凡係於國勢之強弱者必起而爭之
非傷之勇也蓋國勢之強弱係於重器之
存亡器亡而國亦隨之相如以璧獻秦而

必力爭以歸者非謂璧重也重璧以重趙也愚讀史至此未嘗不壯其人而賢之也世之不知相如者皆曰秦固戰國之雄也以兵威號呼于天下震電憑怒欲席卷六國而吞之齊楚雖大皆屏息而不敢誰何當其時雖無俟連城而徒手以璧與之不為非倖也何至於有所利而後獻獻之而又爭爭之而必冀其復歸哉吁此危道也萬一激秦之怒發兵東下趙亦不自全何

有於璧為此說者雖置萬喙無以自解抑孰知相如獻璧乃所以探秦而完璧所以存趙哉愚嘗讀春秋桓公二年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孔子曰是鼎也何為在魯之大廟曰取之宋宋安得之曰取之郕春秋書曰郕鼎蓋魯不可以得是鼎于宋郕不可以是鼎而輕假之人也夫趙之璧猶夫郕之鼎也郕不可以鼎而假之魯趙其可以璧而假之秦哉鍾鼎龜璧皆天

子所分諸侯諸侯相傳而終守也百年所
守之重器一旦為人攘之其何能國且秦
以十五城易璧者非利夫璧也將用璧以
觀趙其國振耶弱耶胥於此觀釁焉使相
如也獻焉而弗爭爭焉而弗力不徵辭于
背盟且徒手與之則彼視趙也何如趙禍
自此始矣噫為相如者其亦反而思之謂
趙之封疆如秦則否謂趙之甲兵如秦則
否謂趙之謀臣如秦則否三者無一焉而

強與秦相終始者惟有國勢振焉爾重器
莫之保而勢焉弗振則趙有相如而無相
如也有國而無國也吾恐趙之獻非璧也
將挈趙之宗社挈趙之民人而拱手與秦
也不亦可哀矣乎秦之強趙之弱不待相
如而後知也以無益之貨而爭必得之地
其成與否亦不待知者而後知也相如賢
者抑豈不知肯靳虛器以速禍哉誠知趙
之強弱係于璧之存亡璧亡趙亦從之矣

使璧遲一日而不亡則趙得遲一日而不
為秦也深山大澤之中虎豹匿焉蛟龍潛
焉漁者不敢過而問仰而窺非畏夫山澤
也畏夫山澤中之所有也我是以知相如
之力爭夫璧者非迂也亦示其勢而已矣
或者又曰相如之慮忠矣及其卒也趙不
免于亡者何歟曰秦之宿心以滅六國非
一日也六國不滅秦寇不止與之璧亡不
與之璧亦亡但爭璧尚可以支國勢而延

旦夕之命耳不然魏嘗割南陽矣宜其後
六國而亡可也何盟血未乾而亡國之禍
反先於魏韓嘗獻上黨矣宜獨立而孤存
可也何地入秦版而邢丘之禍反首于韓
孰謂延趙者而不係于璧哉噫非秦之重
璧也重趙也非重趙也重趙之有人也是
非愚之臆說也于相如亦既有言矣其言
曰秦之不敢加兵于趙者徒以吾兩人在
也

呂不韋

昔者呂不韋入邯鄲見異人說以王秦之
故旣而娶美姬與居姪而獻之期年政生
于是栢翳不祀而呂王愚嘗讀史至此未
嘗不嘆其自生民以來為謀之譎未有如
不韋而中禍之奇未有如異人言之汚口
舌書之污簡牘難乎免君子之誅矣難者
乃曰天亡秦也不韋何能以呂易嬴異人
何能以嬴為呂是說行而奸雄所資以為

不義者皆委之于天而莫之或禁獨不知
利者害之隨貪者寇之招貪以啓寇寇以
成亂人之罪也而曰天吾惑矣蓋自異人
之質于趙困頓無聊西顧秦之為君者負
黃屋享南面而其心則日夜為計未嘗一
飯不在秦也特無以啓其機爾不韋卒然
道之以利則固與之契而教之亂矣當其
時異人者苟秉義心用黜不端盍微詞以
對曰孤不足以辱社稷寡君懼趙之無成

德也用以為質以懲不一罔敢異圖以是
為辭不常雖小人夫亦人爾敢售其術而
肆行無忌乎不此之圖且曰若有秦國與
子共之是一念之貪無天甚矣此固招寇
之資也焉徃而不逢禍哉自古小人巧于
謀人之國者未嘗不以術試或因其廉而
試焉或因其貪而試焉不幸不我中則術
窮使幸焉而中則小人之術行矣噫不常
之愚異人其以是哉由是投之所向無不

如意說之以千金西遊亦惟命說之以奇
物悅華陽亦惟命說之以立美姬亦惟命
啖之利以昏其智投之欲以快其情陽姑
相與以結其歡陰實懷姦以匿其敵不常
之謀誠譎矣譎則其致毒也忿戾而不可
解異人者方且寢而安之若糊口于天下
自以歸收秦柄而無疑而不知栢翳之統
已潛移于冥冥之中矣黃雀利于螳螂挾
矢操弓者且藏機于左右而猶不之覺其

愚矣乎卒之姬而姪姪而子子而王奸雄
之謀畢濟其凶而一無遺策噫是誰尸之
君子必有以窮其禍本矣禍之初生起于
異人之貪秦行將無子而有子也無國而
有國也及其竟也反其有以中其身及其
國而至無遺類則是邛郫之脫非福也華
陽之寵非恩也羨姬之立非匹也呂政之
生非子也要之皆豢異人而納之禍者也
溺利之害可畏哉向使異人不以利動不

出奔不逃歸則不常雖知豈能徒手以攘
之乎秦雖用鞅眎以血天下固足以亡國
孝公脩德強政之惠猶在人也力本務穡
之惠猶在人也縱使湯武復生舉法于上
必將教之不改而後亡之豈忍一朝殲其
類有如此之亟哉吾是以知秦固足以亡
而亡之亟者異人之歸速之也蓋速歸祇
以速禍使遲一日而不歸則羸得遲一日
而為呂矣噫是則然矣窮凶如不常而其

子可處非其據哉故呂政帝秦震電憑怒以敵六國席卷天下而吞之非天縱之也天將逞其凶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不然何函關一呼身死國滅為天下笑而今而後知攘人之國者人亦得以攘其國滅人之族者人亦得以滅其族

繁纓

多而不可滿者欲也惟欲故貪惟貪故僭僭則禮妨而分與之俱壞矣故先王憂之

立噐之巨防以為天下多欲者限著之表儀章之物采昭之度数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而已矣是噐辨雖有操莽之心皆手駐足礙而有所不敢非畏噐也畏夫噐之所自立者也于奚何人斯乃欲竊之以造亂也成公二年衛之侵齊也一戰而北衛之亡岌岌乎殆哉其幸而不為齊者奚實掎角之雖裂土以封之也固宜辭邑土以請繁纓何為者哉吾聞鄭伯以璧假

許田矣吾聞晉侯使韓穿來言汝陽之地
矣春秋不義而攘人之邑者居多况因功
受賞何至于可辭而甘心于繁纓焉人情
固已難之矣奚之心何為者哉其意以為
吾受之邑不過一邑而已若曰吾猶大夫
焉爾吾猶大夫其心肯自己乎夫繁纓雖
微固諸侯之噐也請繁纓其心未可涯已
抑何利于多邑而為之耶是則奚之情也
世之論者曰繁纓雖諸侯之噐一馬飭焉

爾與之者未始為諸侯受之者未必能為
諸侯曰否大堤雲橫其視尺寸之土若不
足為堤之損益然水潦暴至勢與俱平苟
有尺寸之土未沒瀕水之人可恃無恐夫
尺寸之土可以免潰決之勢緇銖之物可
以遏僭亂之源與之繁纓雖未至於為諸
侯其為諸侯必自繁纓始於乎名噐國之
柄也授人以柄而止其為亂是猶授賊以
刃而禁其殺人有是理乎自古小人謀人

之國者每悼于無所籍而縱于有所資繁
纓者盜諸侯之資也與之資而號呼曰爾
弗為諸侯雖堯舜不能格其心矣此孔子
所以聞而懼懼而惜非所以警穆侯也警
天下之為穆侯者也非所以拒于奚也拒
天下之為于奚者也夫自姬轍既東周之
為國奄奄如病羸之人所賴不亡者幸分
與禮之猶存焉耳至是以繁纓之請而不
之防則是教天下相率而為于奚也我攘

人之器而得為諸侯人又攘我之器而亦
得為諸侯是使後人復攘後人也繁纓不
已必至請隧請隧不已必至問鼎天下之
亂何時已邪吁其嚴乎

汲黯

昔人有言曰霍氏之禍自驂乘始愚則曰
汲黯淮陽之遣自不冠不見始何者武帝
待黯禮至而情不至也天下有厚之而薄
者有薄之而厚者觴酒豆肉必先諸鄉人

而後諸子弟豈待子弟不若鄉人哉蓋鄉人與我疎者也禮至而情不至也子弟與我親者也情至而禮不至也故鄉人之敬不終日而子弟之愛可以終其身黷與武帝徒得其鄉人之敬而不獲其于子弟之愛其敬惡得而不替哉夫禮固臣之所望于君者也有時而不愛其禮者不容于偽為也禮而偽為能無窮乎世之論者有曰不冠者褻也必冠者禮也帝之于黷不冠

不見若在所禮矣况帝之待大將軍則踞廁待丞相則不冠槩之于此又殊禮也帝何負于黷邪噫此非不知帝抑未知黷也夫人情有所忌而畏生焉有所畏而敬生焉夫敬生于畏且忌而使君不吾疑者未之有也且黷何忌于帝邪忌之初生也黷之慙也夫帝之多欲其腹心之疾也所自諱也黷不之諱而故暴之其不近帝之情一也且愛一公孫子既欲斥之愛一刀筆

吏又欲斥之黜與二子之心睽而帝又與
黜之心睽矣不得于君之心而惟禮之拘
安知其非貌焉而已邪故不冠不見非敬
黜也陰懷猜忌而陽浮與之脩飾邊幅之
小廉而非握手撫背之真情也設立防畛
之曲謹而非慷慨歌呼之雅意也不然淮
陽之遣何為而來哉又否則大將黜為之
矣何必青也丞相黜為之矣何必弘也向
使移待青者以待黜雖踞廁可也淮陽必

不遣移待弘者以待黜雖不冠可也淮陽
亦不遣吾獨恠夫素所褻慢之臣如此而
將如此而相素所敬畏之臣所尊非所用
所用非所寵至是而帝之心見矣然則人
臣之于君果願其冠而敬邪抑願其不冠
而簡和簡不如敬固也與其敬焉而無實
無寧簡焉而情真無實則不可以為繼而
情之真者愛之真也臣抑何利于君之偽
貌而自取其薄乎故曰淮陽之遣自不冠

不見始如... 狄仁傑之真也... 嘗謂成天下之大事者未有能獨為之也
不能獨為之不資天下之豪傑以為後援
吾恐身危國殆而天下之大事去矣夫國
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危
而憂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繼吾後而後
可以無憂惟其有是心則東之不容于不
薦也公之心何心哉吾嘗悲武氏以唐家

一婦人誅鋤宗室濁亂海內甚則幽中宗
而黜之挈唐之天下革而為周繼而侯周
來索相繼引用澤吻磨牙以搏擊天下之
善良至忠誠如梁公亦不得已北面焉雖
盧氏猶竊譏之吁此非知公者公之心何
心哉公惟李氏社稷之臣唐所恃以存亡
者也無公是無唐也唐之存亡固繫于公
公則以為吾之心固日在于唐而吾之身
不能以長存而不死也裂衾書寃瀕百死

而一生事可鑒已而况布列朝署左右前後舉皆周臣獨以孤忠勁節特立于睽離之世亦危矣吁子胥死而吳亡王章誅而漢衰任愷去而晉亂不有君子其誰能國能料身之安危而不為善後之圖使公一旦先武氏而死唐不反周不滅則公之心事無以白於天下將不得與龍逢比干同遊于地下矣此不忠且不知蓋東之者素負宰相之才其忠誠自許不下于公公薦

之周者非以徇周也陽姑與之以結其歡陰實奪之以敗其業貌焉夾輔同朝以誘其心中實植黨立交以匿其敵此公之所以餌武氏而甘之者也公之心以為今日吾固以孤身徇唐不幸而老矣而或死矣又有東之者在仁傑雖死而天下未始無仁傑也天下未始無仁傑夫然後可以勘亂可以保治而吾所恃以為忠義者不孤此公之術所以為竒而天下莫窺其竒也惟

天下莫窺其竒故其術有以愚武氏愚周
之臣而唐之天下有以陰移而默反之矣
公之術其神矣乎卒之一東之進而五東
之合提衛兵誅二張房州返旆使牝鷄之
炎風燔烙數十年然後得五龍以撲其燎
公之不臣周之心至是始白然則薦之于
周誠周之禍而唐之福也公豈負唐乎哉
蓋天下有不得不守之經有不得不變而
通之之權權而不失其正不害其為忠故

自古濟大事者固不假拘拘之小忠以投
人之耳目志于遠者大者而已故能成天
下之大事又能不失其正以生者留侯梁
公是也故曰留侯不事漢韓仇不復梁公
不事周唐祚不反

李泌

唐之肅宗待李泌厚矣而泌之衡山之歸
何為者哉愚讀史至此始而駭既而疑及
反覆唐之時事則又廢書而嘆曰知哉泌

平其退以義者乎議者有曰肅宗于泌始之以賓友之交繼之以右相之請既尊且寵肅宗若無負于泌矣而泌獨忍負其君乎說者又曰唐之時事不可為矣所恃以安危者泌之去留焉爾泌去而唐事不可知矣泌固忘情于天下矣忍忘情于君乎噫以泌為忘天下者固未諒其心以泌為忘君者尤未知泌之心者也何者人臣事君未嘗不欲君之有為而因以自試然有

未盡然者蓋不諒其心而惟貌之拘不歸諸義而惟利之徇安知其始合者不終睽而所望于天下者不孤邪是故可與王而與之王者伊尹也尹不去商而湯也王可與伯而與之伯者仲父也仲不去齊而桓也伯泌之始至靈武也將以試之也肅宗之不淑泌固逆知之矣而猶至焉者不忍忘天下之心也夫人情孰不欲富貴宰相而富貴極矣何避之而弗居而甘為賓友

哉其心以為受人者辱于人賓友雖微其亦山人焉耳宰相雖尊且榮猶夫臣也猶夫臣其退其進繫夫君吾不與焉吾惟山人則朝而闕廷暮而嶺表焉往而不可哉此泌之歸心已定于至靈武之初矣其所以隱忍未發者固有待也兩京失守天下已魚唐矣我而去其計得矣天子無與共天下是則可憂也當其時肅宗苟省且悟泌其終始于朝未可知也衡山何為而歸

哉曾不是圖志欲既滿侈心乃生寵一張良娣天下又生一貴妃也寵一李輔國天下又生一林甫也是則肅宗又非泌之故人時矣知難而退衡山何為不歸哉且泌之所望于肅宗者猶夫前日之心也然而肅宗之心非泌之心也有一張良娣而已有一李輔國而已則其所以爵我祿我者私吾一人為爾私吾一人而君子豈得以虛拘哉當其時泌欲得衡山之外復得一

衡山以堅肥遯之迹噫何為乎不歸哉記
曰君子量而後入言可出也易曰君子不
可榮以祿言可去也是故君子之出處無
可也無不可也惟其當而已矣故泌之于
其始也知肅宗之可與有為而有靈武之
至及其終也知肅宗之未可與為而有衡
山之歸泌之心微矣哉

王曾

愚嘗讀宋史至天禧之時岌岌乎殆哉矣

后當陽主少國疑天下之憂棘矣丁謂以
小人之資肆焉不穀間兩宮去劉平排寇
準澤吻磨牙以搏擊天下之善良繼之允
恭林持相繼引用使之在王所者左右謂
也前後謂也煢煢以一曾而當百謂譬之
隆冬盛寒百菓搖落之後僅餘一碩大之
菓其不為物食亦危矣向不以此時身嬰
其責亟為去小人計吾恐靖康之禍不待
汪黃諸凶而後見也或者乃曰是則然矣

當其時李沆王旦諸賢雖未盡顯錄亦未
盡去其為魯也不為少矣何不植黨立交
相率而攻之其奚不行而魯也乃以孤忠
徇宋自處睽離之世無乃自趨于禍乎噫
此魯之所以加人數等矣自古君子之去
亦久未嘗不成于睽而敗于比睽則出所
不意而莫之防比則群起而應之夫惟群
起而應之我亦有辭于天下而彼亦得肆
其無忌憚之為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

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鷙鳥將
擊必匿其形故王陵之去諸呂不昵於平
勃梁公之去三思不昵于妾公是非其自
相離也不如是不足以祛小人之惑而匿
我深交之迹卒之安劉也必曰王陵其反
唐也必曰仁傑有明徵已大抵小人日夜
為計未嘗不欲擠君子而苦無所辭彼方
張發以俟其隙我又群起而爭之是開關
延敵而助之攻也雷州之禍準且先罹其

羅矣是則魯之所自諒也故寧孤身徇宋
不植黨不立交不左右以求援而危言激
發立欲誅謂卒之奸雄屏斥而兩宮奠安
遺趙氏四百年之業是誰尸之君子必有
能辯之者

政論

善治天下者適于時而已矣何則天下之
事雖殊而理則有要執其要以御天下其
奚不行而亦何事于變哉蓋所恃以不變

者理也而不容于不變者時也時之不一
而必倚于一以強天下之趨則天下未有
不由于一以悞之者也是緣意以立政故
政不流從時以適治故治不弊夫天下之
道有二恩與威而已矣仁天下曰恩恩則
民悅民悅則易從馭天下曰威威則民畏
畏則難犯斯二者廢一則亂廢二則亡兼
斯二者則治古今言治亂者率由之矣然
則聖人之治天下率是以不變是亦是矣

而亦何有於變哉獨不知天下之至一者
理也天下之至不一者時也惟其有至一
之理故聖人有不變之常惟其有不一之
時故聖人有不常之變惟其有不常之變
則可以恩有時而可以威可以威有時而
可以恩故必于恩必于威者理也可以恩
可以威者時也隨時變化以從道者聖人
應變之權也是故理也者執而不反者也
時也者來而不已者也權也者變而無方

者也權以應時時以適理焉徃而不可哉
是非聖人反經以合道也大抵天下之勢
猶持衡焉此輕則彼重此重則彼輕挈其
輕重之勢而上下之者時而已矣聖人不
與焉是故強可也強甚而不已則折弱可
也弱甚而不已則屈故天下有強勢吾則
有弱術天下有弱勢吾則有強術故處強
者利用弱處弱者利用強利用弱而施之
以恩故其恩也不以為怯利用強而濟之

以威故其威也不以為躁惟其不以為怯
是其愛也所以全吾仁惟其不以為躁是
其威也所以通吾義是聖人無意于治而
亦未始弗治也無意于治者適于治也適
于治而未始弗治者治斯神矣故曰天下
無常時聖人無常治雖然寔之論是矣惜
所告者非其時也漢家之治已嚴而寔猶
病其寬則是以火濟火其誰能濟之故曰
寔之言一時矯枉之言也非天下之通議

也

用人

談者曰太上不器其次以器用人曷以器

為用人以器夫亦君子待天下之微權也

待天下曷以權時而已古之人材也本諸

性成諸道今之人材也本諸質達諸藝古

之人材也方而不周今之人材也周而不

方方而不周無能而無不能故可易地而

治周而不方有能有不能故可量材而施

然今之天下同古之天下今之人材非古
之人材矣其可以今而槩諸古耶蓋嘗得
諸天下之器矣舟可以川而不可以陸車
可以陸而不可以川是豈舟車之窒於用
哉夫川也者舟之情也陸也者車之情也
不徇其情而惟我之適吾恐不蹶則阻矣
觀乎其器而用人可知矣夫君子之心豈
不欲得天下之全材而用之邪夫天之生
材也無完質而人之自負也無全善剛柔

異齊緩急異宜小大殊枝材之不齊物之
情也故長干適野者器於野而不器於邑
優於趙孟者器於邑而不器於國得於治
穎者器於郡而不器於天下是器之不齊
豈惟君子不能一之雖造化不能一之矣
以造化所不能一之情吾不能變而通之
而猶曰吾將以羅天下之材也吁失之矣
較長量短者或難乎其材任職無稱者或
不當其材大器小玷輒棄不錄者或不足

以盡其材如是而欲事之吾集也難矣乎
是何也善用材者以器使器不善用材者
以我使器以器使器徇物之情也以我使
器者徇我之情也徇物之情者權造化之
材者也權則通故以天下之材為天下用
以之用天下而有餘徇我之情者制於造
化者也制則物故以天下之材為一己用
以之用一人而不足吁吾於是得用之之
術矣天下有德行者器之掌教化天下有

文學者器之待顧問天下有禮樂者器之
和神人天下有勇畧者器之為將帥以至
鈎鉅者聽訟織畜者理財法律者明刑靡
人不周靡事不舉而天下之器適於用矣
是非器之適於用也抑用之適於器耳用
人而惟器之適焉徃而不器哉如此而邑
如此而郡如此而國而天下皆可以自見
是雖未至於不器而亦非器之所能囿矣
用人者其可不慎所之哉曾不是圖而惟

拘拘焉以求備吾恐文武並用古今一孔子而已多材多藝古今一周公而已用人而以周孔之事望人天下其復有周孔乎必不然矣故曰責之彌備應之彌艱

是非無極

善言理者有無之間而已故于無則蕩于虛故于有則滯于物不以物役物使天下之物皆失其所以為物而惟我之聽是必有神于物者是故不可以有言也不可以

魚言也夫惟其無矣而有則不離于有而自不涉于有蓋有藏諸寂而不可測放諸有而不可禦而相生相禪寧有窮乎夫上浮者吾知其為天下凝者吾知其為地混然中處者吾知其為人洪纖高下更盛更衰更生更死紛然其不齊者吾知其為萬物惟理也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知而可謂之有乎故形者易見而形形者無見物者易見而物物者無見生者易見而生生

者魚見夫惟魚見則不屬于有雖謂之魚極也固宜極以無言非真魚也自其未形而謂之魚也非老莊之所謂魚也老莊之所謂魚無而無也周子之所謂魚無而有也夫惟其無而有則其所以攝萬有後群動使之自消自長自屈自伸果孰使之然哉理之自然者物之不容不然也吾嘗觀之天地矣上浮曰天孰上浮是下凝曰地孰下凝是豈惟天地然夫人亦然吾耳目

也孰聰明之吾口鼻也孰臭味之吾四肢百骸也孰運用而屈伸之豈惟夫人然萬物亦然山川也孰流峙之鳥獸也孰飛走之草木也孰夭喬之凡若此苟魚以宰之則窮矣夫既未始有窮矣則有以宰之者矣夫既有以宰之者若有物矣故天地所以為天地者此極也否則造化之幾息矣人之所以為仁者此極也否則屈伸嘘吸之變息矣萬物所以為萬物者此極也否

則盛衰生死之變窮矣夫惟有是極也而後天地人物得之以生則魚極者雖不可以形言而允有形者不能外之以自形雖不可以物言而允有物者不能外之以自物蓋雖超于形物之外而實體乎形物之間雖體乎形物之間而實不離于形物之內魚在也而無何不在也魚有也而無何不有也魚為也魚所不為也故曰萬象糾紛有非有也不產而化魚非魚也惟其魚

所以御天下之有安得遽謂之無惟其有所以乘天下之無安得遽謂之有故不曰大極而又先之以無極而所謂有者非執焉而不化不曰無極而又繼之以大極而所謂無者又非寂焉而無所屬噫盡之矣

昌大其說欲即勦捕以聳動上聽夫番禁固所當嚴要之不可輕縱但所犯自有重輕通番非盡皆從夷之人番貨非即殺人之物我

朝廷處禁立法以為貿易不已必至交通交通不已必至起釁防微杜漸其勢不得不嚴故通番有通番之律下海有下海之律其罪在所不原要之未應盡誅夫船一也有所謂貨船有所謂賊船貨船者漳民糾

同江浙商人浮海負販貿易往來務違禁完物而取息幣誠為地方之擾其罪止之為通番次之為下海下亦不失為越關

國有常典議有重輕賊船者登岸虜掠我民人劫奪我貨物震驚我地方白晝橫行肆然無忌其罪滔天所不容宥即使尚父行師臯陶論刑亦當問其重輕而後誅之也今欲不問其所從來而槩名之曰賊而遽欲兵之恐非所以協議而安眾也且草寇

生發相機勦捕固有明法但謂之草寇蓋指據城池劫囚庫稱名號極其不殺而言非謂通番之船即例于草寇而可勦捕撲滅之也夫六月行師兵家所忌師出無名事故不成海上船止六七非白晝橫行之流也非前所謂據城池劫囚庫稱名號極其不殺之寇也而遽興大眾即發軍衛即發巡司即發義勇即發漁船盡所有而出之萬一無良竊發嘯聚山谷又不知何以

應之况海船之非我敵章章明甚漳人重本惜利固可易制但在船水手稍手商從之徒歲于風月于浪駕風御輕使船如馬便捷若飛固其性也及其防禦兇器大砲之類百爾具備且船高處險以高臨下以險要擊彼固當其雄矣我仰面受擊誰能禦之况我衛所哨船軍士雖衆要皆貪生畏死之人第承平日久上下玩愒士卒綿力薄材餒若驕子問之坐作進退不知問

之攻殺擊刺不知名曰出海不知風濤名曰水戰不知出沒癸未倭夷之變倡者一激殺人近在麾下數十里之地卒不聞有遣一卒勦捕以清海國顧以相顧駭愕坐受荼毒之禍往歲倭夷再至徵兵應調逗遛不進指揮等官率皆立馬慄慄股戰弗休賴愷等挺身調度出其死力而道之幸而夷散以去設有不測何以為禦此往事之鑒也今軍衛受

國家之豢養出海則有出海行糧防守則有貼守行糧養之千日用之一旦顧不能出其死力有事卒然委之義勇又委之漁船問之則曰我固不諳水性也謂之出海何為哉夫義勇皆市井之徒魚船乃網罟之輩平日既無豢養之恩又無忠信之結一旦而驅之與亡命之徒搏其不舍舟而走者有幾况海船以船為家利于水戰軍衛以步為騎利于陸處彼之離水以上涯猶

瓊海集 卷十 四十五
吾之離步以浮海皆失其所以為恃故水
戰不如陸守行擊不如坐困此理不待知
者而後明也况飛蜂有毒來則撲滅之而
已不待其來故入其窩而擾之而激之安
得不自取其辛螫之禍乎又探得前船累
歲海上雙嶼停泊即今又去數十里其離
定海已隔三四百里遠隔海岸又不知其
幾彼之不能舍舟而陸理勢必然况又能
飛渡而遠跳橫行乎此水戰不如陸守亦

不待知者而後明也本府已於七月初九
日先行曉諭彼亦聞風知懼但本職勢卑
力劣恐未見信為今之計合無再明憲諭
示之禍福道之利害速之出境上也其次
莫若督行備倭把總出海官兵于閩津隘
口出入之地比前益加嚴為設備按伏防
守守備者不離營堡巡哨者不忘警禦使
其草撒小船不得上涯本處奸販之徒不
得下海坐以制困逸以待勞久之糧盡計

窮有去而已其次有草撤進港或餘人登岸即着落官軍當即擒拿從重擬處羽翼既翦黨與自散若有守把官軍及地方人等探知來歷陽為防禦陰與交結故縱者許令諸人訪實拿送所司或指名參呈依律治罪不少輕貸如是則慎重而威不襲令行而民不擾不然譬之癰疽結于腹心一決而潰裂之禍有不可言者昔人有言曰古之君子用兵皆出于不得已故其勝

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小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大誠哉老成謀國若為今日而言者今之海上事在得已自有郡以來南船無歲無之風汛而來風順而歸歲以為常吾但誅其所犯者以警其所不犯者亦足以示威于國中矣愷職司民牧恐平民無故緣兵而死他日有不能辭其怨者不敢不冒死言之其

官軍果有出奇定畫不費府庫一錢不擾
寧波一民獨能具名特請率衆奮勇當鋒
突入其船盡獲番物生擒衆惡功出非常
者此又不當以常格論定將所獲貨物申
院盡行犒賞萬一不利或失機或失事罪
有所歸有司無得分受其責此又不敢不
冒死言之伏惟不棄萬荒得賜采錄海邦
幸甚地方幸甚

賑濟議

本職猥以遷吏待罪臨江無所比數顧以
地方多事適遇災荒自春徂夏亢陽爲虐
火流土焦赤地千里早禾傷損幾無遺穗
晚稻萎黃旋亦弗粒一郡四縣所在失望
其被災饑民徃徃千百爲群扶老携幼相
泣于郡庭輒號呼乞生速爲賑濟悽慘之
狀目不忍見哀痛之聲耳不忍聞職雖木
石覩茲民瘼心悸神驚朝思暮慮至寢夢

珠溪集 卷七
俱愕豈漠然如秦越而不加之意耶幸遇
本院拳拳以愛民爲心視民之災若痼在
躬弘濟時艱每勤均語賑濟斯民屢見明
文其洪謨碩畫周悉懇至計無遺慮豈惟
一方賴之大江以右而百萬生靈咸歡欣
鼓舞喜若更生以爲而今而後得免爲溝
中瘠矣但職惟薄劣知慮短淺心雖切于
憂民力猶無補于治日夜懼無以推廣德
意以有負本院爲

國爲民之盛心分雖木石而一郡生齒憂責
在職敢不勉圖竭盡以少効萬一故乎搨
心自訟之餘遍訪輿情博求物議竊惟其
宜於民情切於時弊者凡有四事輒不自
揣敢上塵台聽萬一不棄芻蕘得賜采擇
地方幸甚下情幸甚

一審困窮以酌緩急照得救災弭患固先
于賑給尤賴于及時苟急于爲民即傾儲
倒廩亦不爲過但今冬旣舉明春復行第

恐官物有限而民欲無窮若必于明春而
今冬不量爲之處吾恐啼飢告急者十室
九空而張頤待哺者朝不謀夕岌岌乎亦
云殆矣蓋嘗聞之救焚者貴速不貴緩緩
則焚矣解懸者貴急不貴遲遲則死矣失
今不圖而猶曰以待來春吾恐飢寒之患
切則窘迫之端多希冀之望窮則輕生之
意決烏窮則櫻獸窮則搏其倖免不爲流
殍則相胥而爲盜耳今冬之賑似不容少

者但災有重輕則情有緩急戶有下上則
賑有後先均之爲貧也其果有上下無依
而朝不謀夕者亦有雖無所賴尚可苟延
且夕者若不問其先後緩急而槩以與之
不惟公上有限之需不足以應一時無窮
之求且惠博而難乎爲繼今照一府四縣
被災重輕峽江爲上新淦次之新喻清江
又次之舉告急者而言均之有下戶貧者
均之亦有下戶極貧者蓋峽江被災頗重

蓋地窄而民寡新淦新喻清江被災雖逾
減于峽江蓋地廣而民多其數亦不甚相
懸要之今冬之舉均似不可緩者第與有
多寡施有隆殺則取自上裁又非本府所
敢擅議合無將極貧者無論四縣今冬趁
時賑救每名或給穀若干或給銀若干孰
穀孰銀聽從民便或多或寡取自上裁其
下貧者姑候明春農事方興之始青黃未
交之時再行申請量行賑給如此則緩急

有序施與得宜垂絕之民或得以更生而
告急之家亦終不至于失望矣
一革奸弊以孚實惠照得賑濟固為救民
首務然事出弊生亦當嚴為查革近據清
江等四縣飢民告到狀詞有一詞而數十
人連名者有三四十人而共為一詞者一
時驟聽其詞危其情切皆若不能一日存
者真若可憫及叩其中則所告未盡飢民
飢民或反不及上告蓋由近市歇家豪奸

猾里或以絕戶詭名或以花分另戶或以
無籍流民或以官民外字或以排行幼名
或一畝而兩戶或一甲而兩姓或以故而
作生或以逃而作在其名雖異要之不出
一人其戶雖多總論不越一族聽審之時
官一不經心吏緣爲奸神出鬼沒妄報都
畝多寫人戶朦朧影射揉弄百出上下交
蔽及至期給散則家有子姓弟姪盡所有
而出之頂名冒支妄領侵用甚有不可言

者其有真正戶籍貧極小戶方呻吟床席
且不知門外有賑濟事間有知者或以地
限而遠不能至或以愚訥而口不能言惟
束手以填溝壑而已是倉廩雖發徒費公
家之惠飢餓無補反生騙局之資言之誠
爲痛心本府雖經發行各縣審報往往不
能洗心精審前弊恐難盡革已經再行府
佐及各縣掌印官躬詣被災地方查審都
畝糧里老保長人等各另隔別開報本管

飢貧人戶姓名人口多寡要見某人是否
貧困有無產業委果上下無依是否謀生
無計互為查對彼此相合仍又稽之冊籍
叅之輿論據其狀詞酌之群情然後計其
某都某里某甲該若干戶內又分為下貧
極貧二等各若干名大口小口各若干名
一縣總計各若干除造冊在官遵照近來
明文各官分投賑濟查有前弊悉如律例
從重問擬如此上有實德下有實効惠不

虛行事非文具矣

一從便適以順民心照得濟民之急固在
于發粟酌時之議亦莫要于從民其與穀
與銀所便所不便要之各自不同除願給
穀者不敢槩論外舉其在鄉者言之地隔
官廩不能卒至或五六十里而至者或百
里而至者或百里之外而至者重則負舟
輕則擔囊所費幾何要之希冀擔石之需
尚未充腹而剜肉醫瘡存者無幾乃若給

銀者費省而惠博勞少而益多或市米以糊口或貿布以禦寒或藉此仰機利而食無乎不可是時之救荒不專于穀而民之資生不苦于銀今查本府豐積倉先後買過穀四萬五千七百七十五石七斗三升有零廣豐庫貯有本府自理詞訟并合干上司各項贓罪通共銀一千七百一十六兩七錢七分三厘六毫四絲外缺官柴薪馬丁二百二十兩四錢有零新收扣存引

價銀一百六十二兩九錢八分清江縣倉貯有穀七千一百九十二石零一升米三十石贓罰等銀共八百五十四兩二錢四分九厘新淦縣倉貯有舊存新買穀一千三百七十九石八斗五升查據冊開續收自理詞訟贓罰并遠年南京折米銀共四百六十六兩三錢二分九厘六毫申詳買穀但地方荒歉無收又值上下穀船不通而本縣人戶俱無所積難以糴買仍貯在

庫峽江縣冊開有穀三千二百八十九石
四斗八升九合庫貯贓罰等銀共二百九
十五兩六錢八分六厘三毫新喻縣冊開
貯有舊存新買穀共八千四十石六斗八
升九合但未據開有在庫銀數除再行查
明另報外總計倉廩所積以十分為率大
約穀有十之六七銀有十之二三况本府
所積計有前數是穀多于銀亦不為無備
矣近奉明文縣不足取給于府府不足取

給于司此平政愛民之至意絜矩之道無
以加于此矣夫一縣而觀一縣之民固各
自為其民由一府而觀各縣之民各縣之
民猶之一府之民也職司民牧情同休戚
疾痛痾癢動切傷心豈敢自分彼此縣有
不敷酌量盈縮通融協濟本府之所積或
足以補各縣之所缺矣若欲將在庫前銀
仍行糴穀但今穀價翔踴更復官糴恐價
日益增穀日益貴不惟無救目前之急抑

且徒貽搬運之勞嘗聞豐年則歛之凶年則散之蓋穀賤矣歛之使貴穀貴矣散之使賤此義倉之行於古常平之所以爲善也其在于今可散而不可歛人情大較則然矣合無行縣酌量審處欲銀欲穀聽從民便或銀多于穀通融接濟或穀多于銀即當停止不得重復告糴况此時此急即昂價以湏亦無所手措且價不甚增而又強其所不便民情固已難之矣是非民故

弗與也時使然也叩門求火無弗與者饒足也林中不貨薪湖上不市魚有餘也故取贏于有大率易辦無也強之使糴不難乎哉况散固爲民也糴亦爲民也與其糴穀于官而徒貽搬運之勞無寧散銀于民而在其適已之便惟在高明裁之

一便散給以弭攘奪爲照賑濟之舉不難于給而難于散本府四縣飢民動以萬計少亦不下數千明文旣下窮野荒郊所在

歡呼老穉携挈匍匐趨赴但亂衆散財似
難整肅萬一處置乖方來若風雨未免叫
囂隳突後先紛錯起而格鬪攘奪傾仆殘
命者徃徃皆是昔蘇文忠公謂秀州嘉興
訖災人衆不善爲之處率致踏死四十餘
人徃事之鑒宛乎其在目中矣合無候詳
示至日備行本府并各縣掌印及委官各
將該賑穀都畝酌定日期預出告示發與
該都使家諭戶曉明開某月某日給散某

城市某都某畝某日給散某鄉村某都某
畝至期該管糧里老人等照依里次每里
各以標旗爲號督同飢民前來按冊唱名
給穀者由近達遠列於倉門之外未給之
先或自左門挨次魚貫而入既給之後或
由右門挨次魚貫而出其給銀者不必赴
縣混擾俱以入城爲界仍分造一冊該縣
委官先將庫銀鑿碎秤封明白登記用櫃
盛貯亦照前預示日期明開某月某日給

銀約可一日可一二日隨散隨盡無得留
滯至期該管糧里老人等照依里次每里
亦以標旗爲號督同飢民由一都以至某
都挨次鴈行而立伺候委官仍按冊唱名
如由東門而始者散至西門而止若倉廩
寫遠城市不便或於鄉鎮可容之地亦如
前樣給散不必拘泥一方給時各不許互
爲喧雜混亂各糧里老人等尤須鈐束稽
察毋容奸人頂名冒領如有此弊即行口

告以憑拿問招詳如此給散有序而混雜
之虞可免豪橫歛緝而頂冒之弊亦庶幾
可少矣

水利議

看得該府所呈各州縣水災誠爲重大欲

亟爲修築踏勘等情固爲深長至慮然職
嘗聞之堙痺塞汚所以防溢也疏河濬川
所以導流也二者似不容于偏廢蓋水有
所蓄必有所泄知其溢也而不爲之蓄則

無以遏其流將泛濫而無所禦知其防也而不為之濬則無以殺其勢將潰裂而不可解在周禮有夫遂川洫溝塗之設齊民國朝有堤塘閘壩堰硤之立要之啓閉有時防泄有法其亦慮之詳矣又補論江大

國初江漢既平民稍墾田脩堤隄防堅厚湖河深廣其傍州曲澗各道有遵流之處又堦少淤淺池塘水至即漫衍有所傾瀉賈讓所謂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

為汚澤者是也故自洪武迄于成化水患頗寧自後則稍稍紛更矣先是議者為江漢立巨防自龍淵而下凡九區滄浪而下凡五區于是以花墳牛埠等處瀕江者為隄統萬有餘丈大小朱家等處瀕漢者為隄統幾萬餘丈守土于茲者非不勤恤民隱屢為脩築但地方廣遠大水淤塞知塞其流而莫知濬其源知防其潰而不知殺其勢嘗考漢江之水自鄖襄以達于沔至

監利以下舊支分有橫水河小江河仙望
河以達于荆流衍而至于郝穴出川江乾
心口河之數河者因大水淤塞每遇春水
泛漲漢江總河因無支分堤內之水不得
寬緩迅激橫奔勢必衝啗為當時之計者
不過增卑培薄葺故補新徒爾因循漫無
久計是無怪乎客土未乾主隄隨潰農功
有限填浪無涯漢書有之曰左隄強則右
隄傷左右隄強則下方傷此言若為今日

而言者為今之計務為一勞永逸之計毋
圖旦夕苟且之謀相度大江以及沔襄達
于川口沿邊堤岸要見何者可以沿舊何
者可以增修何者為上流尤為利害切要
之地作何區處可築之使峻以防中潰何
者為下流原無岡阜障蔽之數作何計策
可引之使下流入故河或相地形之高下
若主堤不堪繕整客堤卒難堅固則如近
日荊州所議移入近裏或數百步或半里

許其或堤隤而無所于容則如初議開濬
江新河以殺水勢謂之恩江又不然稽查
群河故沚因其水勢順其地宜濬其淤塞
道之使通不至于泛濫無極蓋水利通塞
隨時互變防濬之方因地異宜若非的確
詢訪難以臆見遙度必須親切畫圖及按
實開註毋致草草虛應故事但當大兵之
後其或工程浩繁竊恐民或不堪又須斟酌
時宜何者可費省而工倍何者終費多

而効淺通合計處周悉經畫歸一人有言
曰苟利其民不必泥古苟周于事不必循
常通變宜民是在今日良有司除一面先
將見今衝壞堤垸及時修築以紓目前之
急其餘應處應濬事宜亦須思患預防先
時定議仍候秋冬農隙以次舉行如拔齒
之法動必以漸齒拔而兒不知民受其益
矣

爲修築江岸別勤隋以召勸懲事爲照江
岸先年自竹簾門上下日就傾頽然距江
尚二里餘至後凌兢僅三四十步或六七
步徙而去者且二千餘家其僅存者所餘
有二街耳成化丁亥當事者議起而修之
計用米凡萬三千二百八十三石銀三萬
二百有餘兩積之陸年而工始就緒然糜
費千百効僅錙銖繼之正德己卯江水泛
濫漢陽門外堤潰六十餘尋時則有杜太

監聚財再起而修之意非不佳然事成草
率功難積久兼之浮土下虛巨濤上激隨
修隨塌其勢不得不潰乃今又非其時矣
自觀音閣上下灣計百五六十丈一遇雨
潦水溢齧堤堤壞街無餘幾至居民若半
居水窟甚或步不可騎舟不可楫仰視樓
居城磔若塹石斷崖隱然有碑兀下墜勢
其爲楚患亦不細矣乃者上勤軫念一方
人顧又若不知職之不肖繆委而任之以

事蓋地方至不細之患數十年極廢墜之
舉即才且賢者亦恐計未有措况薄劣蠢
愚無所比數如職之尤者而俾之悵然坐
尸其間譬之使盲夫鼓舵而責之以濟險
不待知者而知其不易矣幸賴本院在上
體

國之誠憂民之仁天則相之而各官承委之
後罔不仰體盛心職嘗蚤起率循江浒每
見各官躬率夫匠輦土負石鑿壅道帶甚

者自持畚鍤肫肫指示若家事然伍六月
之交不幸江水再溢堤與俱沒其僅不浸
者盈尺瀕水之人震恐莫知攸措乃各官
率又矢心益奮呈能効勇益力或織竹篾
裹亂石以窒其虛或索群甃貫之土以護
其內卒之大患消而工克就緒是固本院
拳拳以保障地方為心履怙生靈為慮經
綸預定于中誠仁感動于下以迄有今日
要之各委官之微勞亦弗庸使之弗錄也

議照武昌府同知曾才漢操履無玷才識
具優殫慮竭聰而周悉無遺振墜舉廢而
區畫必至是當優禮之以常格之外而不
可以例論者也其次莫若武昌衛指揮高
澹總括所長而事機練達督率百工而勞
率不辭沈永則鼓衆勸勤一人而施兼倍
之能銳意修舉先期而收底績之効黃衮
則工欲善事而策厲不怠志非苟就而敏
捷足徵劉賓則誠實由裏期同心以協濟

慎惟如始終瘁力以告成朱官則理不易
之工而事不避難懷靡及之慮而功亦有
効陳恩則群力雖少假于人而成功則一
厲志但不忘其初而憂勤可取又其次沈
禮則督管未久而敏達有爲初試可觀而
將來有待其次又有千戶晁英則採運石
條稽查不失主簿蒲宗義李敷登記灰木
數自詳明餘則又有千戶葛經李詔解節
百戶沈鶴齡亦皆因一事而效能隨所委

而共職均之不可廢者也乃若指揮高陞
梅美千戶覃正亦嘗在工効勞幾及三月
然高陞梅美旣緣別事聽參覃正亦因廢
弛戒飾恐功不能以贖罪怠或足以掩勤
雖置之弗論可也竊照事常成于有勸惰
每怠于無懲所據各官前項勤能合無照
次分別獎勞褒嘉庶勤惰別而淑慝分振
勤將以勵怠章善有以表賢矣

